朱自清和冰淇淋——語素問題

王晉光

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

有位修讀「實用語法」科同學在一本香港重版的《現代漢語》書上看到一條材料——書中把「冰心、魯迅、朱自清」均列為一個詞素〔語素〕構成的單純詞例子，問我是否合理。我看後覺得有些疑惑，於是查閱一些語法書。原來一般語法書並不談這類問題，我無意中卻發現有些書把「冰淇淋」也列入一個語素構成的單純詞裏面，覺得頗不以為然，於是在這裏一併提出來討論，以就教於高明。

朱自清

「朱自清」、「魯迅」和「冰心」不同。冰心不姓冰，純粹是筆名。從語法角度看，「冰心」可以視作與音譯「馬克思」等同的字面無義或具單純語義的構詞單位。魯迅雖是筆名，「魯」字得自母姓，「魯迅」一名遂與普通姓名無異。而「朱自清」三字，「朱」是姓，「自清」是名，顯然「朱自清」是兩個單位的組合，是一個合成詞。英語裏面也有 surname (family name) 和 given name 的分別，情況與此有點相似：John Smith 至少是兩個語素單位。

古人除了名外，還有別字，可以視之為別名。一般來說，漢人的姓與名，或者姓與字，結合起來可以構成一個專有名詞，但在漢語裏都可自由分離組合。例如李白《與韓荊州書》首句云：「白聞天下談士」，自稱「白」而已；我們平時說「李杜」，或者說「李和杜〔兩人〕」，都是指李白和杜甫，而不是指李和杜兩種植物。李白喜歡自比謝安，說：「但用東山謝安石，為君談笑靜胡沙。」（《永王東巡歌》其二）有時卻說：「安石東山三十春。」（《出妓金陵子呈盧六》）不提其姓。宋代王安石也常常自稱「安石」，可見「安石」一詞好像「寶玉」一樣，可以配賈，也可以配甄，在漢語裏完全是一個自由語素。

雖然，「朱自清」和「自清」同一義，「李白」和「白」在特定情況下外涵相同，卻不能說「朱自清」和「李白」均屬單一語素。這情形有些像我們日常所說的「曲奇餅」（奶油餅）和「曲奇」，「沙發椅」和「沙發」，加上「餅」和「椅」的目的是道出類別，而人名加姓的目的也是為了區分原來的氏族類別。加上姓，就清楚知道是謝安石還是王安石了。不加，本來也無所謂，在特定的語言環境裏還是可以明白的。李白就是李家阿白，朱自清就是朱家自清，因此姓名或姓字實質上是一個偏正結構或附加式結構的合成詞。

再冗贅一點。「歐」、「歐陽」是語素，也是詞，如果它們單獨存在，且不具體指稱任何人的時候，屬於單音節自由語素，也是作為姓氏用途的普通名詞，可以與任何名／字組合成專有名詞。但當「歐梅」或「歐蘇」並稱時，「歐」就成了一個指稱歐陽修的專有名詞，這時「歐」是一個縮略語，它所代表的是一個由雙音節單語素的複姓(歐陽)和一個單音節單語素的名(修)所合成(歐陽／修)的專有名詞。因此，在正常情況下說，「歐梅」、「李杜」均是聯合詞組，除非有人就叫「歐梅」、「李杜」，那時它們各是一個合成詞。

「馬克思主義」一詞「馬克思」三字原是姓，姓既可借代全名成為詞根，那麼推論下去，李白的「李」自然也可以用作詞根。至於「杜詩」、「韓文」、「王學」、「李賊」等等例子，可謂俯拾即是。

冰淇淋

「冰淇淋」也應該是一個合成詞。它是外來語，是從英語的 ice-cream 譯過來的，香港譯為「雪糕」。照理把它譯為「冰忌廉」也無不可，反正這個外來語詞前半是譯意，後半是譯音。

香港粵語有所謂「忌廉餅」、「忌廉蛋糕」(奶油蛋糕)，忌廉二字是英語 cream 的音譯。可見「(淇淋)忌廉」是一個游離分子，可以與其他語素如「冰」、「餅」、「蛋糕」組合。

「冰淇淋」的結構猶如「冰條」、「冰棍兒」、「冰箱」，都屬偏正結構／附加式結構的詞語。它們雖然各是一物，實際結構上不能隨意加冰去冰。至於「冰(凍)豆腐花」因有「熱豆腐花」可替代，所以是一個詞組。

因中文習慣上連寫，一般不會用間隔號，有關外來語專有名詞的語素分析，經常發生混淆的情形。如「馬德里」跟「新德里」就不一樣，前者一個語素，後者兩個語素。「新／西蘭」是兩個語素，那麼譯作「紐西蘭」的時候也應一視同仁。「新加坡」則更複雜，若從英語 (Singapore) 來看是一個語素，若從馬來語來分析恐是由 singa 和 pura 組成，意為獅城，應是兩個語素。既然現在通行用 Singapore，我主張視為一個語素，尤其是「新加坡」也可稱為「星加坡」，純譯音的性質就更明顯了。